

阿拉老早用“围脖”

文 / 侯宝良

老里八早

天冷了我翻翻箱子,寻出勿少老早冷天用个“装备”,其中就有好几只绒线领圈。有店里买个羊毛机织领圈、也有我姆妈用细绒线、粗绒线亲手结出来个。领圈是一种长方形绒线织品,摊开来大概25厘米长、6厘米宽。至于织法,一般就是平针织法、厚实眼有元宝针,也叫“玉米针织法”,再辣两头钉三四粒揪纽,一条简化版“围脖”就做好了。

现在这种物事大多数后生家已经“看不懂”了。我有趟问过一个小年轻:“依晓得选物事派啥用场?”伊朝我看看,讲:“当护膝嘛像啥忒短?”看伊摇头讲勿出,我笑出了声,

依只“木瓜”! 罨是阿拉老早冷天出门辰光用个领圈,我顺手就拿起一只领圈沿牢伊个衣裳领头,转到后脑个际地方帮伊揪好揪纽。拍拍伊肩胛,问:“是否暖热?”伊开开心讲:“噢,老灵个! 迭能一来,外头风再大也吹勿到头颈里了。”我告诉伊,老早子大家服装单调,冬天齐穿中装棉袄,齐是立领式样,罨种领圈邪气好用。辣埃歇辰光,罨种领圈还是一种时尚用品,每个人齐有好几只,平常可以“翻花头”。

老婆眼睛尖,顺手拿起一只灰颜色绒线结个双层领圈问我:“想想看,迭只领圈啥人送拔依嗰?”“罨哪能会忘记脱! 还是阿拉谈恋爱辰光,依陪我辣医院里吊盐水辰光结个,我勿是叫伊‘温暖牌’嘛。”尽管快四十年了,我还是立时此刻就回

想起了当时我感冒发高烧,挂急诊后要吊几瓶药水,伊陪我一个夜里就结好了。结婚后个好几年,罨只领圈我一直套辣头颈里。

老婆又拣出一只小一号个领圈,拿了手勿勿作声了。我看看伊,晓得伊又辣辣想女儿了,正是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,做娘嗰就是损勿脱对小囡个思念。我脑子里也勿由浮现出女儿小辰光戴着迭只领圈到处跑个活泼景象。

时光匆匆,好多年一晃就过去了。女儿一点点长大,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,然后出国深造,今年阿拉也有了外孙。

虽然现在到了冬天,市面浪有各种各样个保暖用品,罨种简陋个领圈已经既没啥人用了,但老早子伊带来个温暖是忘记勿脱嗰。

记得年轻辰光,单位里有一个姓傅个老领导,阿拉挤叫伊老傅部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,厂里为了引进先进设备,学习先进技术,经常需要派人出国。虽然每趟出国个人员当中主要是专业人员,但是总还是需要安排个别领导带队。罨种机会当年邪气吃香,但老傅部长每趟齐是笑嘻嘻讲:“同志们先去。同志们先去。”结果直到退休,公费出国伊一趟也既没去过。

老傅勿是一个欢喜呆辣办公室里个人,经常能看到伊辣厂区里到处跑。埃歇辰光伊虽然已经五十几岁了,但思路敏捷,性格活跃,腿脚灵便,拿手底下十几个科室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每个礼拜一,伊会到每个科室走一圈。科室散布辣辣厂区和码头,伊踏一辆“老坦克”(旧自行车),兴冲冲赶东赶西。到船体科,伊戴好安全帽,劲头十足上船台看分段拼装;到机械科,伊兴致勃勃下车间看曲轴加工。

老傅喜欢京戏。有辰光科室里因为各种原因,气氛比较压抑,被老傅看到了,伊就讲“阿拉来段京戏,活跃活跃。”老傅祖籍北京,爱唱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……”

老傅不但自家到处跑,还要求工会主席带动职工跑。结果阿拉经常被组织起来,辣春暖花开个辰光,出外远足。队伍里老傅顶开心。伊同工会主席走辣前头,就像打仗冲锋个旗手——当然,手里举个是旅游用个蓝色三角旗。辣迭面三角旗个带领下,阿拉到过漫漫竹海,茫茫大湖,金沙海滩,一线天高山。可惜后来有领导放话讲:“介许多人一道出去,出了安全事故哪能办?”再后来,罨类活动就少了。

除脱带队外出搞活动,老傅更要求伊手下个干部分头

跑。跑啥地方呢? 跑有困难个职工家庭。有一年台风过境上海,漫天狂风暴雨,我住辣浦东小镇上个老家进水了。水从水泥地面冒出来,从门槛流进来。全家人忙了整整一白天,到天亮还辣朝外头铲水。我打伞,迷迷茫茫蹬水跑到公用电话站,打电话请假。

既没想到,过脱半个多钟头,屋里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工会主席,一个是工会组长,讲是领导老傅,要求各科干部,一定要到今朝请假个职工屋里向,帮忙解决困难。两个人一面讲,一面就要帮忙铲水。我邪气感动,讲阿拉自家能够克服。

辰光就迭能一年两年三年……勿知勿觉过去了,老傅天天辣部长办公室里忙来忙去。厂里业务稳定了,技术成熟了,出国机会越来越少。终于,老傅要退休了。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,上级也既没回聘

留用。职工大会浪,工会主席透露了迭个消息以后,大家一片叹息,我心里也蛮难过嗰。

过了交关日脚,某个礼拜一早浪,阿拉科里突然有人讲,真可惜,现在听不到老傅唱京戏了。又有人讲,不晓得老傅现在辣做啥? 大概辣屋里向带孙子吧? 坐辣窗口边个老李嘿嘿笑了。老李和老傅住辣同一个工人新村,平常消息灵通,看伊个表情,肯定有料。果然,老李喝了口茶,慢慢讲道:“傅部长退休之后,不晓得哪能想嗰,去读了个导游培训班,拿导游资格证考出来了。现在三天两头带团,勿但全国各地跑,还常常带团出国。喏,上个礼拜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。”看来,老傅仍旧是那个爱动爱跑个老傅。

停勿下来个老傅

文 / 赵韩德

冬去春来,梅花相伴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茄山河

已经过去个冬至是一个有意思个节气,罨天,白天顶顶短,天气顶顶冷,而辣辣迭个顶短顶冷个后头,是天地之间勿声勿响发生个变化——阳气开始上升了。

蜡梅花可能是顶早感受到这种刚刚从地底下升起来个阳气嗰。所以,宋代有一个叫高荷个诗人,写过一首《蜡梅》:“少谿蜡泪装似,多蕪龙涎臭不如。只恐春风有机事,夜来开破几丸书。”当前两句就是平平常常个描写,蜡梅花长得又香又好看,像煞是蜡做嗰;后头两句就有玄机了:春风恐怕马上要到了,勿相信去看,夜里向开个几朵蜡丸,就是带口信来了呀。有意思哉,梅花个心事,

诗人看出来。

只勿过,从转变到结果,还是有一大段过程。比方讲,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 勿远,还有两个半号头。所以,有意思个古人就想出了一只画梅消寒个游戏:从冬至罨日开始,先画一枝素梅辣纸头浪,之后,日日画一朵梅花上去,九九八十一天之后,八十一朵梅花画好了,也就冬去春来了。

梅花啊梅花,依好事体做到底了,蜡梅开好红梅开,罨段辰光,依要有始有终全程陪同。

当然,迭个过程中,阿拉有空也有一桩事体好做:蜡梅花可以啣茶。顶好是含苞待放个,配普洱、白茶、乌龙之类,寻只茶罐子,一层花,一层茶,铺满后,盖紧。十天,半个号头,拿出来,挑出梅花,再拿茶烘烘



干,就可以了。

勿错,迭个冬去春来,阿拉有梅花相伴。

“开场白”和“落场势”

文 / 叶世栋

沪语趣谈

上海人把收场的台阶或机会称作“落场势”;上海话里说“既没落场势”意即某人处于下不了台的尴尬境地。评弹《战斗中的青春》里有:“连忙扭过头,找个落场势”;小说《繁花》里写道:“阿姐我开了口,有落场势吧”;小说《黄浦春潮》也有:“我不过是开开心玩笑,你就火了,叫人没个落场势!”

说起这个“落场势”,它的起源是和戏曲有关的。过去戏曲演出时,开头要有引入本题的道白,也就是“开场白”。落幕结束时要有下场诗,所谓“上场对子下场诗”;下场诗也叫“落场诗”,起到角色收势、剧情段落交代的作用。以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为例,里面的好几场戏在落幕前都有这类落场诗的传承。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,是第六场杨子荣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”的四句唱词。郭英德在《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》中写道:“这种(落场诗)的体例,大概源于宋元话本的篇尾诗。”

这个和“开场白”相对的“落场诗”,之后便成为比喻下台机会、收

场借口的民间俗语。明代白话小说《醉醒石》里写道:“莫南轩说不入,见他打了绝板,只得念两句落场诗道:‘不贤不贤!我再不上你门。’”明末清初小说《跨天虹》里也有如下内容:“略有不到之处,他就不茶不饭,无夜无晨,要争得口口有理,未便就服,还要找几句落场诗。”

“落场诗”的指向形式有限,在

运用中就慢慢衍变成了“落场势”,语言、形态、神情……总之收场、下场、落幕的种种做法派样貌都可包含在内。清代小说《九尾狐》里写道:“这几句话原是水贞的落场势”。此外,与“下场诗”相对应,也有人写成“下场势”。清代小说《醒梦骈言》:“那眼来的使女也都劝他回家,只得做个下场势道:‘你们这般欺负人,我少不得不肯干休!’”

旧时的戏曲程式居然在方言俗语里安身了,这样的“落场势”也许是古代戏剧家们所不曾料到的。

记忆里个松江四鳃鲈

文 / 文国良

样个是,平常吃个咸菜肉丝汤变成了一大碗鱼汤。汤水清透,除脱几片嫩竹笋,可以看到碗底有四条四五寸长个黄褐色小鱼,头大尾小,通体浑圆,有点像塘鲤鱼,再看得仔细一眼,罨种鱼好像有四个鳃,原来罨就是大名鼎鼎个松江四鳃鲈了。一尝鱼汤,果然味道鲜美,阿拉真个口福勿浅! 据说,清朝个乾隆皇帝也邪气欢喜吃罨种鱼,伊每次下江南,必定要到松江尝尝味道。同桌八个同学齐狼吞虎咽,一歇歇就吃得碗底朝天。讲老实闲话,我平常是勿大欢喜吃鱼汤嗰,因为总觉得鱼汤里有一股土腥气,但是罨碗四鳃鲈鱼汤一点既没吃出土腥气来。

沪语童谣 一张废纸

文 / 陈金生

一张废纸头,
啥人缺德随便乱。
风儿吹呀吹,
纸头地浪溜呀溜。

小狗看见了,
上去鼻头嗅一嗅;

小猫看见了,
好白相来搓纸球。

宝宝看见了,
豪愷拾起拿到手;
罨是干垃圾,
勿要乱错垃圾桶!

水,拿鱼养辣桶里,心里想罨能一来鱼应该勿会死脱了。坐火车个辰光,阿拉几个人小心翼翼,尽量勿让桶里个水晃出来。结果回到屋里一看,鱼肚皮朝天,齐死脱了。用死鱼烧汤,味道差了交关,爷娘齐讲罨就是塘鲤鱼。

罨是啥原因呢? 能勿能拿活鱼带回去呢? 后来,阿拉向渔民请教。有渔民教阿拉:先买只蒲包,放辣水里浸湿,然后辣蒲包里放点砵糠,拿鱼放辣砵糠上面,鱼就勿容易死了。一试,果然管用。

再后来附近个河道发生了变化,四鳃鲈就变得少了,阿拉也勿大吃得到了,只有四鳃鲈鱼汤个鲜美一直留辣我个记忆里。